

万物勃发时,湖海新声韵律中,陶然的我们,怀揣梦想,诗行锦程,豪迈押韵,铿锵踏歌。

## 湖海唱新声

有一份喜讯,带着梅雨时节丰水期的澎湃湍急,激情拥抱盐阜。这是早到的梦,还是迟到的醉?

还是让“一纸红文”隆重登场吧。这日,中华诗词学会文件(中诗字【2023】11号)发来认定通知,命名阜宁县为“中华诗词之县”、县实验小学(向阳路校区)为“中华诗教示范学校”。闻讯,射水扬波,庙湾欢吟,盐阜大地上,绿畴方格赋比兴,水岸键盘风雅颂,古风与新韵一起献演“大合唱”,唱响湖海新声。由此,盐城在斩获诸多荣誉之后,再获一块国字号的文艺金字招牌。

“盐城诗词”和“阜宁诗苑”公众号平台,诗家贺庆唱和,喜气溢溢,正如吟家所云:“古邑悠悠百代长,庙湾射水育群芳”“赓承湖海来时路,万里桅樯万里帆”。是的,阜宁是淮左诗礼之乡,宋代以降,因盐而市集兴,因埠而商贾聚,漕运往来,满舱晶莹下扬州,返带风情播庙湾,四季南来北往客,本邑诗书文脉得以开启,自然基厚而脉深。昔年,三国时期陈琳,宋代范仲淹,元人萨都刺,清朝孔尚任、杨瑞云等朝廷官员和文人墨客,仅在阜宁一地就留下130余首诗词。

盐阜诗词的前世今生,到了新四军军部驻扎于此,一跃进入高文化;盐阜,也是新四军红色文化的发祥地。卖饭曹文化村、湖海艺文社的建立,标志着盐阜诗词有了清晰的延脉与壮阔的走向。彼时的湖海艺文社,俊彦云集,星汉璀璨,儒将文星、士绅塾师、平民百姓,彼此唱和,乐此不疲,以诗词领衔的文艺矩阵,为华中局建立文化统一战线和红色政权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“湖海”作为一帧诞生在盐阜大地上的著名的文化品牌,由此,在时光的转换推移中,始终被一代代后昆所敬重、赓续、发扬与光大,这是一代代盐阜文化人的责任和使命。盐阜诗词迎来第二个春天,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时运复兴,万物向生,清风吹拂,诗书可亲。1986年,阜宁成立湖海艺文社;盐城撤县(区)建市后,也随之成立了盐城湖海艺文社;响水、射阳等盐城市其他县区,纷纷将“湖海”的名义镶嵌在各类文化志庆、赛事之中。

担负起湖海艺文社赓续、光大的重荷,历届市县政协和宣传文化部门站位高、眼光远、引擎强、举措实。阜宁县湖海艺文社一俟恢复,即赢得地方文化名士和方家骚人的欢迎与拥戴,接之创办《湖海新声》社刊,所编人士,青蓝相继,薪火相传,承源流,直抵今朝。

一位当代诗家说得好:传承文化悠悠路。阜宁县诗词协会于2015年桂月成立。两年后,有心执志的诗协一班人决定创建“江苏省诗词之乡”“中华诗词之乡”。也正如另一位诗家所吟“诗乡创建路迢迢”,从最初提出申创愿景,迄今已历七载春秋,期间甘辛“如鱼饮水、冷暖自知”,个中褒贬“知我者谓之,不知我者谓之”。对于盐阜诗词文脉上的一代代文儒能人,我在心头致以诚挚的敬仰,也在这里将一个如星耀天的姓名刻记心头。本邑诗家龚映深说得好:“我有幸邂逅于这个伟大的时代,并是亲历者、见证者,而无比感奋。”

我也是申创“中华诗词之县”的亲历者、见证者和参与者之一,并为之自豪与骄傲。

本县各中小学校,广泛开展“踏诗而行”“诗咏校园”、高雅艺术进校园等活动,学子在人生最开蒙的时期、最“青葱”的岁月种下诗词的种子。机关组织诗词爱好者开展创作竞赛,营造诗词文化活动氛围;公司将诗词熔铸于企业文化,树立“以诗化人,以文助企”的典范;“匠心诗社”“紫藤诗社”“长春诗社”“东风诗社”“桃源诗社”……散如漫天星斗,诗风漾然吹遍。漫步射河北岸,一阕阙精妙诗词,重现明清诗文之秀美,一批诗廊、诗亭、诗壁、诗阁、诗碑等文化建筑,把包括“射河八景”以及现当代歌咏诗文留在水涯处;串场河沿岸路灯上,挂有一蓝一橙的诗旗,上录古诗,均关涉风光景象,夜晚,是灯辉照耀,白天,是诗情渥惠,市民百姓有福。串场河北码头的盐民诗壁,诗画相得益彰,游客嘉宾徜徉于斯,水汽诗韵迎面扑来,怡然惬意;金沙湖七彩农业园“风情桃园”,一首首诗赋佳作,尽显水韵江淮之风流;马家荡十景皆成诗;桃花源一路桃红一路诗——阜明水秀处“转角遇见诗”,物阜民宁里“举目皆诗行”,诗的气息弥漫拥抱盐阜大地。

万物勃发时,湖海新声韵律中,陶然的我们,怀揣梦想,诗行锦程,豪迈押韵,铿锵踏歌。

校园生活似一汪清泉,明净、舒缓。静默的学期有如水流在开阔之地,与峡谷湍急的职场显著不同。情境的反差,好像一个是山岗上静静的明月,一个是田野里喧嚣的麦收。

## 学习时光

一封飘然而至的电邮,热情地表达了2023年初夏的来意,让我开启久违的校园生活——赴上海财经大学集中短训。于是,在约定的日子里,我踏上了清风拂面的学习之旅。

入学第一天,坐在教室里的感觉,仍如多年前一样熟悉、亲切,不因时空转换,有半点生分。校园生活似一汪清泉,明净、舒缓。静默的学期有如水流在开阔之地,与峡谷湍急的职场显著不同。情境的反差,好像一个是山岗上静静的明月,一个是田野里喧嚣的麦收。

风有约,花不误。校园十二时辰里,时时都有诗和远方。晨练的操场上,运动在激活昨夜积攒的能量。敷衍吃着一份简单的早餐,因为心里记

着当日即将开讲的课程。笃志不倦,伏案沉思,从奋笔疾书到收毫入鞘,学子们似一盏盏荧烛,散发着七彩的光,晚辞余晖,朝迎新日。

榴花开欲燃,校园里草摇叶动的声音都是青春之歌闪亮的词汇。回望几天的收获,笔记落墨成趣,符号、速写像一幅幅素描,有线条,有轮廓。心得如新蔬出泥,生鲜带露。永远镂刻在记忆里的,是课堂上不同老师不同语言风格的魅力,有的苍劲,有的生动;是他们如《世说新语》里的魏晋风度;是他们对形势朱紫变化、世事浮沉况味的深刻感受;是他们在中外比较审视中表露的思想、个性。纵观旅程,我有幸在泛舟历史中阅读了一本峥嵘不凡的书,在摆渡彼岸中阅读了一本弦歌不辍

的书。

遇见的印象,每天都在涨分。好感的叠加来自大家用不着化妆矫饰,彼此都打开心扉,洗尽微尘;更来自校园里每个人清瘦而气凝,飒然而声清,不敢胡披着求知的外衣,去叙述上不着天、下不着地的虚构的故事。而让我长久喟叹的,是校园蕴含的气质,让我平静、纯粹、温良,总是期待下一次再撞个满怀。

学习的时光短暂而精致,丰硕并实在。那些拍入手机中的画面,写在书本里的文字,见而有感的细节,无不经心的小事,直至香樟树下橘猫的信步,都已织成光影追梦的彩练。

布谷鸣,夏令新。回程的列车上,我凭窗远眺,听沃野风

吹,心若飞云……

## 跳高往事

这也就意味着翻滚式跳高还没来得及及真正开花,就已成为零落成泥的明日黄花。到了高一的时候,我就没兴趣再报名了,但到了高二的时候,班里希望取得更好的成绩,鼓励大家八仙过海、各显神通,我想躲却没能躲得过去,因为有人“告发”我会跳高,班主任亲自找我谈话,希望我要以班级的集体荣誉为重,积极报名参加,只得赶鸭子上架。殊不知,因为长期不跳,肌肉全都松散,技术完全退化,要想重拾绝非一日之功。此路不通,寻找他途,能不能再试试原来的剪式跳?没想到这一试,发现功夫还在呢,关键是一点也不陌生!看来它比翻滚式跳高的基本功更加扎实,再加上这几年坚持打篮球,弹跳能力也突飞猛进,所以自己对这种剪式跳迅速建立起了强烈的自信。

在比赛场上,果然不同凡响。从1米20开始起跳,到1米25,再到1米30、1米35,我几乎都是一次过。精彩永远都是赛场上的焦点。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,跳高项目从门前冷落逐渐变得人满为患。许多同学过来了,我们的班主任也过来了,人山人海,几乎把整个赛场围得水泄不通。

当高度升到1米52时,我第一次没跳过,第二次也没跳过,能不能跳过,就看最后一次了,许多同学都为我捏了一把汗,我看似若无其事,心中却也焦急如火,但我还坚持把控自己,暗暗告诫自己:要坚定信念,坚定信心,沉着冷静,放下包袱。我

开始在一旁认真地做足准备,然后突然发动助跑,快速运动到了杆前,顺势腾空,一跃而过,看到自己能够稳稳地落在地上,顿时满脸花开,全场也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。

这时杆子已经加到1米54,因为有一位选手在上一轮中已被淘汰,场上只剩了另外一位选手和我进行“巅峰”对决。既然已经到肉搏战的白热化阶段,也就只能破釜沉舟、背水一战,更何况这是在我们高中学习阶段的最后一次运动会,谁不想拿个冠军作为自己的毕业礼物呢?我拿出全新的状态、聚集全部的精力、凝结全身的细胞,孤注一掷,拼尽全力,纵身一跃。奈何事与愿违,恨铁不成钢,三次都没能过,特别是最后一次非常可惜,其实已经是跳过去了,横杆也没有马上掉下来,只是在上面颠了几下,可惜它没能坚持住,最终还是落到了地上。好在对手也没能跳过,这样我俩并列第一也就成为定局。

我急急忙忙地收拾行囊准备回去。这时广播喇叭里开始播报比赛快讯,没想到,居然宣布我为高中跳高男子组第一名。这个消息来得突然,让我始料不及,也措手不及,我扔掉行囊,立刻就跳了起来。后来知道,对手和我确实跳的都是同样高度,只是在计算落杆次数时,我明显比他少,所以最终夺取桂冠。

如今,虽时过境迁、岁月荏苒,但这份带着青葱岁月的荣耀在我心中从未落幕!

心香一瓣

响水/朱守军

往事如烟

南京/张永祚



盐阜诗话

阜宁/张大勇